生生篇

生生篇

蘇濬　君禹甫　著
蔡獻臣　體國甫　閲
匡廬　吳道長　瘦生甫
後學　婁堅　宣嘉士
吳吾往　李繩之

下經一

咸亨利貞取女吉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

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上經首乾以其爲造化之始下經首咸以其爲人道之始天地一大男女男女一小天地此言亨利貞而繼之以取女吉也亨以情言是二氣感通之妙而造化人事之所不能違者也乾下濟坤上行名之曰交太剛下感柔上應名之曰交感氣通而情通亨也止而說重在止字感止於說然必止而後不妄說說以

動者有心於動以邪感者也止而説者无意於動以
正感者也取女兼承亨貞來二少相與即二氣之感
然以男下女而非以女下男則得止説之正矣天地
聖人之感只是一個正字天地之感普物而无心正
也聖人之感順人心而无爲正也觀其所感觀人心
之所感也一念邪則无所不邪一念正則无所不正
觀人心之所感而天地位萬物育之氣象即於吾心
而昭然可見矣苟不能見吾心之正其何以見天地
萬物之情乎後卦言所恒言正大言所聚俱可以此

推之

象曰山下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虛字是人所得於天之本體能受者正其虛明之妙无所不通者也今夫天之輕清也而能照水之靜深也而能納虛故也鐘鼎之器實以豆區倉箱之藏實以布粟則滿而不能受不虛故也而况於心乎君子之虛只是全得此心本體不以目見不以耳聞不以意想不以事膠不知我之異於物不知物之異於我此心渾然如赤子之心一般故无見而能受天下之

見无聞而能受天下之聞无思而能受天下之思无爲而能受天下之爲視天下之物惟我視我惟天下之物而其无物无我者自若也堯之无名虛也舜之无爲虛也孔之无意必固我虛也顔之屢空虛也故自九官四嶽至於深山野人何所不受自門墻之請事至孺子之詠歌何所不受玆其感通之至妙乎六爻之中一言思三言志思何可廢而止於朋從則非虛志何可无而末而外而隨人則非虛極而言之天地以虛而感物聖人以虛而感人心三才之道盡於

是矣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吾人起初學問最要跟脚立得定初六在感之初是一念初起而即逐於外一事初感而即役於中跟脚不定如拇之欲動然也象傳特提一志字可見心無定在志有定向志於内則正矣志於外則邪矣不言凶吝者聖人不欲以一念之始而槩其平生也

總論

咸之爲言感也人之一身有喜怒哀樂之情有聲色

臭味之交有家庭父子兄弟之親有天下萬幾之煩其誰能一　日離感哉顧感者心之用也靜者心之則也知有動而不知有靜則紛耘之感乘之於外而欲惡之情又叢然勃發於中方馳之東而復騖之西方牽之前而復曳之後終日膠膠焉置其身於百戰之場而莫知所歸者若初之咸拇二之咸腓三之咸股上之咸輔是也君子以爲外矣苟知有靜而不知有動棄人倫遺世故守其清虛之說而欲置其身於无何有之鄉者九五之咸脢是也君子以爲末矣其惟

二之居乎四之貞乎居者居於理貞者貞於理皆以靜爲主者也夫動靜之間豈易言哉靜非他也循理之謂也動非他也狥欲之謂也有得於理則尸居淵默固靜也即時而雷迅時而川流取四方萬變之故交責於躬而其靜固自若也無得於理而徒狥於欲則事至物來固動也即槁心一念離形去智獨坐一室之間而其動亦自若也君子貴靜而不可有欲靜之心君子不動而不可有惡動之心譬彼太虛澄然无形而天下之物舉畢照焉必如是而後謂之善感

也故程子曰聖人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意盡之
矣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
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
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
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
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孔子思有恒孟子曰有恒心此是做人實地至不息

則久純亦不已聖人天地之道惟其恒耳剛上而柔下四句俱是恒以一德學問剛上柔下者天德之剛常伸而陰柔之私退聽有恒性也人之學問一息與造化不相似便作輟須是雷厲風行如造化之一動一散相與有成方是恒久工夫巽而動者動而不過於動無所忘亦無所助順其所自然而行其所當然德之所以固也陰陽相應者健順相濟不吐不茹皆是恒久之學所以名之曰恒也彖曰利貞傳曰久於其道天下无正外之道也天地之道與久於其道二

道字相應不必道之外又添一正字天地此此道人亦此道天地久於其道人亦久於其道一念非道一息少已便與天地懸隔矣此恒之所利貞也終則有始正言其无可終之時也造化有終則有始故出入往來更无停機萬事有終則有始故闔闢進退更无可休息時候故曰利有攸往无處而不往无時而不往此正所以爲恒也不可以久道爲終攸往爲始

初六浚恒征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初六浚恒是理本浚而鑿之使深也凡人用功之始

立志太銳取効太急便有欲速助長之病故曰始求深孟子言深造必以道而深惡智者之鑿正是此意

上六振恒貞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振作也起也恒久之道宜順无强宜漸无驟上九居震極是鼓舞馳驟之意太多而優游涵育之意不足蓋不徐以俟其至而欲急以要其終者也其進銳者其退速夫何功之有大抵吾人學問不可着意亦不可着力着意則淪於穿鑿着力則蹈於助長初曰浚恒戒其鑿於始也上曰振恒戒其助於終也

總論

恒之爲言常也論其不易則窮天地而莫之變也論其不已則更寒暑歷晝夜而其變无端也曰利貞則不變其常曰利有攸往則不泥於常葢以理處事而不以事膠因時通變而不以變累如是而已自穿鑿者喜鉤深而迂庸行尚通者厭恬泊而慕紛華進銳者騖精神而薄漸進於是有浚恒若初不恒若三振恒若上斯人也知變而不知常也非貞也自株守之士膠於拘方之識悉蕭之才歉於域外之觀於是有

恒德貞若五者斯人也知常而不知變也非利也他若楊墨若老莊若管商申韓各執其一曲之見以自鳴於天下彼其終身篤信豈不常哉而常於其所不當常詖淫邪遁豈不變哉而變於其所不當變若四之田无禽是也此又貞之賊也其惟二之久中乎唐虞曰執中商曰建中孔門曰時中嚴之于危微之防謹之于禮義之幾戒之于不覩不聞莫見莫顯之頃此中之所以萬世无弊也噫斯其可以言恒已

遯亨小利貞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遯非專爲退避計也脫畧於世味之外而舉天下事變俱不以入其心我无所牽物无所係然後謂之遯君子依乎中庸然後能遯世易稱龍德然後能遯世要其胸中之所獨得即處富貴功名之中亦非世綱所能拘者豈必隱逸而後爲遯世哉遯而亨非以退爲亨也无入而不自得即隨處皆亨也小利貞非爲小人謀也君子當二陰浸長之時必勤小物矜細行

纖悉幾微舉合於正斯爲利也彖傳發一時字便見吾人處世无意用世无意忘世惟其時而已剛當位而應乃所以能順時也剛當位即剛而得正陰柔之人多有所係而不能含偏曲之徒多有所拘而不知變惟剛則不屈於物當位則不局於偏且有應則有同心同道之朋此所以能與時偕行浸而長明其所以當小利貞也群小用事方將持君子之短長苟點檢少疎則彼得以細訾議我微瑕摘我其何以自解此所以雖小而必利於貞也遯之時正與時行相應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聖人之嚴嚴於治已而不嚴於治人嚴於其心而不嚴於其迹猶言攻其惡无攻人之惡此所以爲不惡之嚴也遠吾身之小人而後遠世道之小人亨貞之義固如此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畜臣妾吉示之以待小人之道見其不可係也臣妾即論語所謂女子小人也臣不賢則敗主妾不賢則

敗家豈有不必其賢而可畜且柔曼易視巧言易聽豈有係於臣妾而可得吉耶竊謂小人之易親也如臣妾之易以惑人而人之溺志於小人也如比昵於臣妾而不自知也惟在畜之者不惡而嚴而已嚴以杜其狎邪之奸而不惡以柔伏其忿戾之氣以此畜臣妾亦以此待小人不亦可以免於疾憊而吉耶象曰不可大事也臣妾不可以共一家之事況小人而可以共天下大事乎信乎在畜之得其道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好遯言有所好而遯如論語所謂從吾所好也世人之所好者在富貴功名君子之所好者在性天真境世人逐逐乎世味之內君子悠悠乎世味之外此之謂好遯也此惟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也如曰有所好而絕之以遯未免添足

總論

世之治也賢人君子師師在朝而世之亂也賢人君子優優在野故九官協恭十二牧交贊君子曰治之徵也北海東海交避七人交作君子曰亂之徵也夫

亂而有徵固非君子之幸坐視其亂之徵而不早爲之計亦豈君子所以自處哉聖人知其然是故避世避地避言避色而且以爲賢也接淅而行不脫冕而行而不以爲逼也明日遂行至於絕糧而不以爲困也與七十二子講論絃歌至欲居夷浮海而不以爲勞也聖人豈好爲隱逸哉聖人无心於忘世亦无心於戀世明其天機而不攖乎世味惟時而已時乎時乎其聖人之不能違乎今就六爻觀之知時者安故嘉則貞肥則利好遯則吉固志則莫之搖失時者窮

故尾則厲係則疾聖人欲人之與時偕行也固若是切也噫有得於時則離世而立固遯也即同世而居而心之无所徇亦遯也无得於時則因時俯仰固非遯也即離世獨立亦非遯也故曰遯之時大矣哉

大壯利貞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君子只是一個正字未有非正人而可謂之君子者遯之嚴也大壯之禮也皆正也君子不問小人之盛

衰惟論吾心之邪正而已天地之情可見非見之於天地也見之於吾心也人心之呼吸喘息與造化之闔闢往來相爲流通復而見天地之心天地之心在吾人之心也正大而見天地之情天地之情在吾人之情也豈必觀之天地而後見耶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易言有孚中行又言有孚盈缶皆惓惓然以誠信教天下也如以有孚爲必凶非惟文義未順而且非聖人諄切教人之意矣大都君子處世不急於治小人

而急於治吾身初九壯趾是輕舉妄動欲以意氣加於小人而亶誠之意或闕宜其往而得凶也有孚欲其實心實念一以正大自治而已象曰其孚窮言其不能孚也此所以戒之有孚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君子小人其類原不相容當大壯之時爲小人者正抱不平之氣有不勝其忿忿疾視之狀是小人方用壯也而君子者顧乃恃我之壯蔑視小人以謂无能

爲至任情非禮以阻絕之而用罔焉雖其志在裁抑小人原非爲邪固亦貞也然以用罔處之亦危道也蓋小人陰藏機械方設藩籬以自固而君子乘之以好剛直前之氣如羝羊之觸藩然則剛而必折進而見挫適以中小人之奸而厚其毒耳然則君子亦何取於用罔爲哉

總論

陽壯之日君子有爲之日也然如是可以行矣如是可以進矣而利貞之戒猶惓惓者懼其進不以正而

其終必至於陵遲而大壞也吾觀古之君子其當天下之事亦多矣顧陳竇之躁動則輕而鮮謀元祐之紛更則驟而无漸是壯趾之凶也用罔之厲也進退不詳之咎也王謝之才僅阻於偏安韓范之略不競於西北是喪羊之悔也求其善者其惟二四之貞乎有得於貞則時靜而靜守吾之中以相安於寧一而不以爲迂時動而動運吾尚往之才以毅然有爲於天下而不以爲激必如是而後吉而悔亾也然其要則非禮弗履先之矣夫小人之奸其爲害也有象吾

心之私其爲害也无形天下豈有不能去吾心之蠹而能去國家之蠹也哉唐人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余亦曰去國賊易去心賊尤難

晉

六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蔡雝曰鼫鼠五能不成一技註曰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遊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

六五悔亾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

有慶也

此一爻正是明德學問悔小疵也六五以陰居陽是幾微少偏不能无悔然當大明中天之時是靈覺內照精明常惺至於一疵不存其悔亾矣然德者難得而易失者也人情當未得之時則求其得既得之後又慮其失即此憧憧計較之心便非明德本體故必有事勿正勿忘勿助但使吾心之虛靈无時不照而理之得與未得一无所容心焉則中心无私本體呈露即明明德於天下亦此大公順應之心而已何吉

利如之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上九失其柔順之道兼能渾然不露圭角故有晉其角之象伐邑二字以告自邑之意推之猶言自治也旣有圭角即着實切磋琢磨自伐其氣質之偏而競競危厲庶可以吉而无咎如自以爲貞而執之不變安免於吝乎道未光正與大明相反天理明淨則氣質消融一有圭角之累便非光明本體此所以必伐

而去之也

總論

晉進也世之求進者豔色於膴仕則慕上行之勛競心於寵榮則希介福之錫是以得失亂其中榮辱奪其外而此心之眞覺一任其乍明乍晦至於日退而莫之省也此非知進者也不知明德在我者宜於進不宜於退也富貴功名在人者時乎進亦時乎退也外物不可必是故可以榷可以愁可以罔孚亦可以衆允進也自進吾無心於徼之退也自退吾無心於

留之如輕風浮雲飛揚飄忽而太虛之體固漠然也乃若吾心之汲汲然求進者則有在矣未進則切磋以求其進即自邑之伐不以爲勞已進則紓徐以俟其進即得喪相仍不以爲恤至於進進不已而齊治而均平康國之功隨之矣噫人心進退之幾亦難言哉人之有德猶天之有日也其進也方爲扶桑之升而其退也則倏然崦嵫之下其進也方爲萬國之照而其退也則忽然幽谷之藏舜跖之分一息千里要在吾心之自明何如耳不知陽精之曜不以重淵而

息其光人心之虚不以沉晦而迷其鑒茍有得於本體則時而緝熙於昭昭進而進也時而退藏於冥冥退亦進也其究也炳然於上乾下坤其存也渾然一愚夫愚婦無乎不進而亦无所進也子謂顔淵曰吾見其進也而顔淵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巳噫孰知末由之爲進也哉

明夷利艱貞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内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

之
吾人處憂患總離不得正道屯曰利貞蹇曰貞吉困曰貞大人吉皆變中之常也惟明夷則曰利艱貞貞之必艱也即明之必晦也吾心之明德无時而可息吾身之行專則有時而可晦故不以明爲明而以晦爲明外不示其明之迹而中不揜其明之實斯之謂艱貞而已夫子彖傳曰文王以之何也文王當憂患之時而爲是憂患之詞孔子讀其詞而得其心也其曰箕子以之何也以其皆當紂之時明而見傷故言

文王而幷及箕子也大難以天下言内難以一家言文王之蒙難從容調劑之功施在君箕子之正志艱難正固之守重在身文王蒙大難而發伏羲之畫箕子蒙内難而演大禹之疇亦以其外之明雖晦而内之明則未嘗息耳夫明之晦也豈必皆文王與紂之時哉世鮮大胥人多散朴直不先伐方枘難入欲昭昭乎揭日月而行其不見傷者鮮矣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明夷之利在艱貞初以明體入于地中使其靡係于不義之食依違乎枉道之合而不爲于行不爲依往便是大失其貞其惟鴻冥鳳舉爲垂翼之飛乎垂翼猶莊子所謂若垂天之雲言翩𦐊以高飛也君子于行寧三日不食而不安于不行寧主人有言而不安于不往盍君子而行雖不免于困窮言語之傷而吾之晦其明者猶可以自全君子而不行雖可免一時之訽而禍亂既至欲晦其明而不可得終於見傷而已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六二是天子股肱宣力四方者故有左股之象但時當明夷上无元首之明下安得效其股肱之良即欲畢謀效力而動輙掣肘如夷其左股而不得以有行也然二與君同休戚非如初之于飛而得以遠去者要在彌縫其闕匡救其災庶幾可濟國事於萬一耳謂之曰吉乃爲之在我者當如是其濟與否弗論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

志乃大得也

此爻舊說皆謂以臣伐君夫南巢牧野之事豈聖人所忍筆之於經以訓天下後世哉竊謂暴君在上諸侯效尤大邦小邦奸宄荼毒者不可勝數宜鉏殘賊清淵數取其元惡而誅之以救民於水火之中如湯之伐葛文之伐崇是也不可疾貞者頑民之染惡既深宜以漸而化之不宜以速而驅之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二在外卦爲股肱之象故曰左股四在心
之象故曰左腹陽左陰右左股而曰夷亨
也欲行而不得遂其行也左腹而曰入也
有明而自晦其明也二之時猶可救也故曰用拯馬
壯四之時不可溺也故曰出門庭所處者明夷之迹
所得者明夷之心迹異而心同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
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上六非本无明也不肯自明其德而胥於晦也用晦

而明與不明晦正相反晦其明者反觀內照以爲明而无晦非明不明晦者用智逐照以爲明而反明爲晦初登于天其帝降之初乎後入于地其物化之後乎

總論

明夷者世道之晦也而實人心之晦也人心明德即天明命曷嘗一息不昭昭哉惟日新之學旣荒而日昃之離相乘氣禀錮于中則克伐怨欲之私傷焉而晦物交感于外則聲色臭味之慾傷焉而晦間有夜

氣之萌僅如晨星而乍焉耿耿旋焉昏昏遂至氛翳塞空日中見沫明之夷也奚啻世道之陵夷耶吾觀易之大分陽爲明陰爲晦而陰陽合德則晦未始不可爲明也初三皆陽也初之飛超然自脫於塵垢之外三之狩毅然獨任其廓清之功皆明而明者也二四五皆陰也二之拯以順而合乎天則四之入以潛隱而合乎天機五之貞以正志而明不可息皆晦而明者也惟上爲重陰之極始于明卒于晦而出地之明邈乎天不可登矣嗟夫心之難明也甚於登天而

其易晦也同於入地故古之聖人曰明日旦不懈其防一日又曰弗更其守動於九天而不爲高潛於九地而不爲幽此文王之緝熙箕子之九疇所以爲善處明夷之際也

家人

晉即大學之明德也而不明則夷矣家人即大學之齊家也而不齊則睽矣自昭明德防其夷也有孚威如懼其睽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王假有家假字是格字王者修身齊家能感格一家之人而歸於正也交相愛不止夫婦父子兄弟皆然

總論

家人之利女貞也其乾坤之大義乎乾道成男非自爲乾也所以倡乎坤也坤道成女非自爲坤也所以順乎乾也故未有不治外而能治內者亦未有不治內而可謂之治外者天地之道固然也此卦二四皆陰有女道焉二曰中饋四曰富家飲食祭祀必虔以共米鹽出入必節以縮日以是爲女紅无曠足矣初

比乎二而應四者也故曰閑有家防之也五比乎四
而應二者也故曰假有家感之也三之厲吉寧以義
勝恩上之孚威不以恩揜義閑以身範而愈久愈肅
假以精神而愈久愈孚家道成而天下定豈偶然哉
周南之詠始於關雎召南之詠始於鵲巢葛覃之勤
蘋蘩之敬樛木螽斯之順桃夭之宜家漢女之貞靜
風人所詠于女貞加詳焉文王之教由家及國如大
塊噫氣始於太空噓乎萬竅調調乎其適洋洋乎其
无所不之也至於公定公姓一發五豝和氣充塞有

不待體國經野而昭然可爲民極矣故曰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行周官之法度

睽

明夷曰晦而明不求明於迹而求明於心也睽曰同而異不求同於俗而求同於理也能知晦之爲明異之爲同可與言易矣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避咎也

易言乎喪馬勿逐自復也喪者迹之睽復者德之同

跡異而心同故不戒以孚也曷言乎見惡人也惡人雖異於我而其人未始不同於我也同者同之而異者亦同之則人將我親同者同之而異者異之則人將我疑然則小人之睽君子豈直小人之過而君子之絕人已甚亦有咎焉耳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睽之爻俱就正應上取二與五應二曰主尊之也五曰宗親之也曰于巷者鯁直易拂委曲易投必投其機而後合也曰噬膚者有所親或有所閒必去其閒

而後合也愚謂此二爻乃周公自況周公於周爲宗室故五曰厥宗有眷眷不忘之心焉二曰遇主于巷其鴟鴞東山之詩乎五曰厥宗噬膚其伐柯九罭之詩乎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三與上應二爻之睽在一見字三之見皆見上也上之見皆見三也人之意見一有不合則見巳之是而不見其非見人之非而不見其是相猜相忌之念積

於胸中而可疑可怪之狀舉在目前其在三也若見其後有所曳前有所掣而一有齟齬負若髡劓之切於身其在上也若見其上有所負下有所載而白日青天之下忽有魑魅魍魎之盛行甚則廟堂之聚訟負若彎弓而欲射之矣然其言論行事雖往往相反而義理之同終不能間故曰无初有終曰匪寇婚媾見異者之未始不同也

總論

世之治也其起於人情之合乎世之亂也其生於人

情之離乎故同人則亨豫則利而睽僅可以小事天下之事成於同而敗於異者比比也然物窮則變勢極則反天下未有睽而終不可合者試以六爻觀焉初之應四也二之應五也三之應上也此其彼此相屬莫之能移者也然方其睽也爲喪馬爲睽孤爲有悔爲天劓之傷爲張弧之射及其合也爲勿逐之復元夫之交爲于巷之遇噬膚之合爲有終爲遇雨豈非讒搆之言不能間堂陛之交伏戎之求不能奪斷金之利哉然同異之間未可以形迹論也要之理而

已唐虞之世都俞交和而不以爲同吁咈相戒而不以爲異理如是也是故天下有不同而異者祇爲絕物將惡人不見而天下无可與之人于巷不遇而天下无可與之君天下有同而不異者未免合污將負塗而不見其污載鬼而迷罔其生其何以語君子之睽乎理之所在即同固非睽也即異亦非睽也理之所不在即異固睽也即同亦睽也故鹽梅相和水火相成而和其光同其塵君子竟比之琴瑟之專一而莫之聽也故曰以同而異其旨深矣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後天之卦坤位西南艮位東北二卦相對故每對舉而並言之坤曰西南得朋而必及東北者取艮以對坤也蹇下卦爲艮故曰不利東北而必先西南者取坤以對艮也舊說謂西南平易東北險阻終似未分曉鄙意謂蹇解二卦當以坤卦詞明之天下大難非

一人所能獨濟者坤曰西南得朋是有同心協力之人故利於濟蹇東北喪朋是无同心協力之人故不利於濟蹇且坎而退入於艮則大難未平坎而上進於坤則大難可出矣彖曰往得中指九五言九五以中居上爲人心所歸其詞曰大蹇朋來此正得朋之利也利見大人者當蹇之時君固急於求士而士尤急於自效所謂君擇臣臣亦擇君也利貞者上以正而收人心下以正而布公道由是朝廷正邦人莫不一於正而亂者治險者夷矣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蹇卦爻詞多用往來二字舊說皆謂犯難謂之往不往謂之來似矣余獨以爲未然九五之朋來正諸爻之所謂來也當蹇之時獨往則不足成功而來就九五則可以共濟此正所謂利西南利見大人也然來反而曰內喜來連而曰當位實也來碩而曰志在內則其心志之固結眞實之綢繆有驩然於形迹之外者雲從龍風從虎豈偶然哉

總論

事變當前世路之蹇也物欲交攻吾心之蹇也心一而已乍而焦火乍而凝氷一念不謹則荊棘坎窞起於目前一事蹉跎則罟獲陷阱生於足下進而或摧之退而或阨之无處而非險也晝而牿亾夜而戕賊无時而非險也故曰見險而能止又曰君子以反身修德夫修身而止其所也豈易言哉黜其思慮而不以斧斤伐性詎其嗜欲而不以酖毒迷身外物之誘無使入而陷於中內念之萌无使出而陷於外是故此心之中如乾之易如坤之簡如風月之光霽如雨

露之潤澤孰非蕩蕩平平氣象耶然人心往來之幾亦甚微矣已往之心即其未來之心神離其宅若驅之而使去也方來之心即其未往之心神守其舍若或得之而自來也其往也驟若奔馬決若潰川安往而非蹇其來也當位而實何所於假中節而中何所於乖悠然而喜寬然而碩何所於累反已而悅朋來而樂何所於疑此以當天下事即大難有不足平而大功有不足辦矣故欲淸世路之蹇在去吾心之蹇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解之利西南承蹇來天下之難固不可以一人濟之大難之解尤不可以一人保之故利在於得朋彖言得衆正言其得衆人之力爻所云得黃矢又云朋至斯孚皆是義也不言不利東北者謂之曰解由坎北而向震東已出山下有險之外矣无所往其來復吉

者非過於无爲也大君在上衆賢在朝凡所欲爲者衆賢皆代君而爲之君惟冲然湛然來復於无思无爲之域而已有攸往夙吉者非過於有爲也天下有大機宜生民有大利害不容頃刻緩者惟速以圖之君曰兢業臣曰時幾必欲遹觀厥成而已象曰得中中心无爲以守至正也曰有功所謂敏則有功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有孚于小人當以註疏之說爲是正義曰小人謂作

難者信君子之德故退而畏服之也大都明君在上削去奸回以任善類彼其一段光明正大小人亦自信而服之孔子所謂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便是此機括

總論

欲解天下之難者必先於解小人夫天下猶人身然人之一身血氣中枯肢肉外潰此病之形也而多欲損神則病之實也天下多事敵國外患雜然並作此亂之形也而小人用事則亂之實也未有欲之不節

而可以養生亦未有小人之不去而可以解難者也漢唐之祚不訖於曹朱而始於閹宦之擅權宋之鼎不移於夷狄而起於王呂之新法小人之禍若是烈哉嗟夫小人之情狀最爲不一以其柔媚也故稱狐焉以其鷙害也故稱隼焉以其附麗也故稱拇焉以其僭竊也故稱負且乘焉至於五直以小人斥之所以彰其蔽主誤國之罪而欲爲天下計者不可使斯人一日得容於朝也噫聖人之慮深矣然天下之小人其害不可言也吾心之小人其害尤不可言也君

子能反吾心於來復之時而省察其攸往之事試觀一日之間得无邪媚而爲狐乎負乘而爲寇乎違道犯分而爲高墉之隼乎有一不解皆險以動動而不免乎險過極而不可赦罪大而不可宥者也是可以自省矣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

益彖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損益二卦皆就下言聖人不以損上爲損而以損下
爲損不以益上爲益而以益下爲益蓋貴以賤爲本
高以下爲基富藏於民而不藏於國此聖人命名意
也有孚以下示人君深自抑損而不必於損下以益
上也蓋國家之損非經費不足之爲害而欲心侈靡
之爲害故欲去國家之害未有不自去吾心之害始
也有孚者損過以就中而僞妄之私內无所留損文
以就質而耳目之觀外无所飾蓋以真誠爲天下先

而巳二簋用享只是有孚苟有明信則天地可動鬼神可格而繁文縟節无所用之矣又何以損下益上爲哉二簋應有時此句正好玩味文質之用惟其時耳上古之時汙樽抔飲故其俗醇末世之時雕鏤文章故其俗僞時至於損聖人蓋憂其時之弊而不復返也二簋用享其即禮奢寧儉而隱然太古之思乎損剛益柔三句俱是不可過盛之意人身之氣禀不欲其有餘故損剛益柔者高明柔克之中也時也造化之氣運不欲其有餘故損盈益虛者屈信相感之

利也時也有餘則損三才之所不能違者孰謂二簋之用而非時哉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損德之修也修德工夫不過懲忿窒慾而上下之交相益者亦相與修德以去其忿慾之疾而已初與四應初視四之事即已之事四藉初之益以損已之疾初曰遄往惟恐救弊之不力四曰使遄惟恐克已之不勇兹其爲人已相成之道乎舊説以已事爲輟所

爲非是已之所爲何可輟也天下未有不正已而能正人者也酌損只是不疾不徐勿忘勿助正已此道正人亦此道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當損之時人人皆欲損下益上而二獨守其貞是不以批鱗逆耳爲忠而以正色立朝爲節以此正已即以此正君國家之利也征凶不正已而急於正君者也後世喜功之士律身未閑而敢爲批鱗之勇忠悃

未積而不憚逆耳之規其未知征凶之戒乎弗損益之申明利貞之意人臣事君有所損而後益者其利有限惟曰利貞則豈待損巳之所有以益君之所无耶其利孰大焉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六三一爻當以小象繫辭爲主只是發明致一之意不必粘着卦體三而損一兩也一而得友亦兩也宇宙間无孤立之理天地以一陽一陰而成造化男女

以一陽一陰而成人道況吾人同處斯世有不以兩而合以三而睽者乎故如三人行是異心異德必損之而後合也故曰損一人是損異致同之道也如一人行是同心同德未有感而不應也故曰得其友是同氣相求之誼也均之爲致一而已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十朋之龜卽頤之靈龜也龜文明之物人之一心一點靈明无少障蔽便如十朋之龜一般五受天下之

益則取人爲善合天下之耳目以爲聰明合天下之心思以爲睿智是或益之十朋之龜也咸曰君子以虛受人有不受則有所違无不受則何違之有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損之卦皆損下以益上二下體也曰弗損益之不待損巳而可以益人也上上體也弗損益之不待損人而可以益巳也二曰利貞正巳以正君上曰貞吉因人以正巳歸於正而巳得臣无家受人臣之益而合

天下爲一家也人惟有我則有家有家則與天下分
而爲二无我則无家无家則與天下合而爲一

總論

君子不求日增只求日減二篇用享是日減於事也
懲忿窒慾是日減於心也未有不減於心而能減於
事者也人之當損莫甚情欲血氣未融則忿懥之私
出而熾於外意念未澄則嗜好之慾入而蕩於中外
物日增而心源日損忠信不足而波蕩有餘何以能
有孚何以可貞而利往耶故和平以養心淡泊以明

志舉天下之可喜可怒者而洞然其无所染舉天下之易靡易炫者而渾然其无所嗜必如是而後爲損其所當損也上古之君志怒而无欲故可以茅茨而土階可以卑宮而惡食後世之君多欲而易怒故望幸於汾陰而黷武於穹廬此非其明效大驗耶乃下之益上尤有道矣有所當損則爲酌損爲一人之損固益也有所不必損則弗損之尤益也以損其疾而不使之留以益其龜而不使之晦斯之謂交相益而已若下不損上之疾上不自損其疾將舍爾靈龜而

終於日損也其何益之云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益上下俱益也損上益下以一人益天下也自上下下以天下益一人也損上非必發自内帑而謂之損也布粟力役爲民節之山林川澤與民共之凡深自抑損而留有餘不盡之利以遺斯民者皆是也自上

下下是匹夫匹婦視之爲勝于工瞽蒭蕘視之爲忠
益降甫辰之尊而下編氓之賤即天道之下濟而光
明也其益寧有窮哉中正有慶合二五言君臣同心
以施仁政也木道乃行兼上下體言君臣勠力以濟
時艱也重在人君用人上君之德渾然其无爲也而
有德之賢爲之宣布於下則何利之不興君之才冲
然其不炫也而有才之賢爲勵勷於下則何害之不
除王者之益下其利可謂溥矣然天下之事功未有
不自學術中來者故又自動巽而推言之動是個奮

發的意思巽是個沉潛的意思日進无疆聖德之日新也有是日新之德斯有是富有之業故如天之施而莫知其所以施如地之生而莫知其所以生益下之澤何方所之可言哉此可見有身心之益斯有天下之益而天下之益莫非一人之益理當如是即時當如是時乎時乎其動巽施生之至妙至妙者乎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初九是自家身心上求益非以報效爲益也作字從

震動來初九居震之初是精神方奮而明作不衰善便欲无一不遷過便欲无一不改不肯把天下第一等事讓與人做此便是大作爲處作之不已可成君子即堯舜孔子學問亦即此一念振作之心要其極耳何謂下不厚事初居下也下學之功爲之在我者當如是非有所加厚於事之外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六二是取人以成其益者也人心明德便是靈龜乃

由中而出豈自外來然資人之明以開我之明是內有資於外也謂之自外來可也永貞只是一點求益之心始終不變耳永貞之心即王者通於上帝之心也人之明德即天明命自古明王之學所以對越上帝陟降左右亦是此心不息耳大學言明德而引殷盤周誥可以見明王之心即吾人永貞之心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中行是因事處宜各得其當耳益下之事原非一端

有利於昔而不利於今有利於此而不利於彼故必參而酌之合於天理斯爲中也大凡作事依天理而行自无不利遷國舉其大者言也曰遷國見不可在時局世套中求之一切改邑徙家舍生殺身之事惟所利用耳象曰益志國可遷而此志不可遷時勢異而此志不可異斯其爲无方之益乎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益字俱從實心做出來故中行曰有孚惠心亦曰有孚不孚而中只是一個遷就之學已則何補不孚而

惠只是一個功利之私人則何濟此修身平天下所以起於誠意也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天之施不問其施地之生不問其生堯舜之世問之在朝朝不知問之在野野不知故曰勿問之矣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上三爻皆當益下曰中行曰有孚徹表徹裏自始至終无少粉飾无少間斷人之所孚乃天之所祐也今

上九不以益下爲心而以自利自私爲心故不惟人莫之益而冥冥中已奪其鑒而與之疾矣非或擊乎然其端始於立心之勿恒耳當其立心勿恒之時一念之逆便爲逆境豈待擊之而後爲凶哉偏字與中字對中則无所係故益下之心旁皇周浹而下之所益者恒在焉偏則有所累故益下之心有始无終而下之所不益者恒在焉

總論

昔夫子讀易至損益之際未嘗不太息也夫損不生

於損而生於上之益益不生於益而生於上之損上下相維利害相關其應甚不爽者然其幾則甚微矣益下之益非自益也始於有孚中行也則忠信以得之驗也莫益之損非自損也始於立心勿恒也則驕泰以失之驗也自古未有身心之害而不爲天下之害亦豈有身心之益而不爲天下之益哉古聖賢之學其見善也如好好色而无所不遷其有過也如惡惡臭而无所不改以此正心而爲永貞以此飭躬而爲大作故可對越於上帝而亦可固結於民衷可以

明心于恬靜之天亦可以動心于多艱之日至於動巽之極而我不見功施生之惠而民不見德則蕩蕩平平上下與天地同流也故曰益以興利又曰長裕而不設噫盡之矣

生生篇下經一終